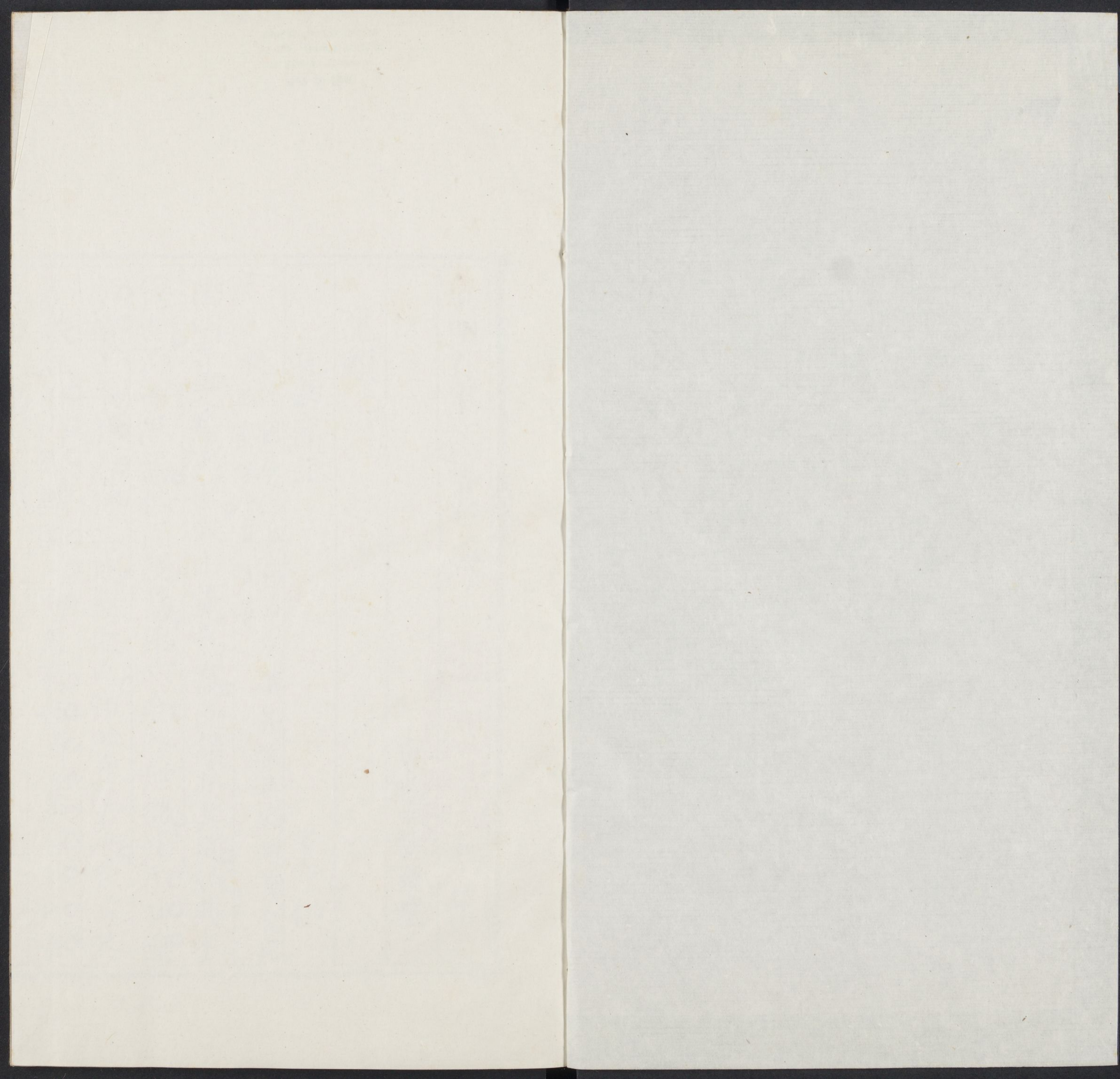


T5238.77/1140(7)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六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六

東陽王龍章選

記類 下

玩易窩記

王守仁

此斗因奴志極幽蓋以箕子文王之對與自况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為高而讀易其間始其未

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

所指不和其若極其成得之也沛若其若決於其

若若直出山巔精氣入焉若有和若而莫知其所以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六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珍藏印

王集

東陽王乾章選

記類

下

玩易窩記

王守仁

批其因奴志拘幽蓋以箕子文王之明夷自况
也。有味乎其言哉。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為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
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
所指。予乎其若林。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
若徹。直於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

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兀然其喜焉。油然其
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
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
以中。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
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
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
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
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

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
密。齊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常編三絕焉。
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君子亭記

王守仁

批以竹自况。字字逼真。投荒困境。乃有此妙筆。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後因軒之前。營架楹爲亭。環植
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
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堅而直。貫四時而柯葉
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兩聖晦明

無所不自。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恟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挽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曰君子名。不愧於吾亭。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曰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即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也而不攝。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管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

翼翼其處。雍雍其意。適而推。怡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作。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曰自居矣。陽剛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去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知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署記

王守仁

批為學明體為政適用不離於俗而自遠於俗矣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為之
記曰俗習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
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
為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
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
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
也不遠於微迤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
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諱用則

不遠於舉業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
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
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
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踈放之是托以為遠俗其如
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
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為
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
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何陋軒記

王守仁

龍塲自公居之後迄今諸夷皆尸祝而向化
批焉軒曰何陋信蠻貊之邦行矣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塲龍塲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
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
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
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
觀文儀揖讓之縵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
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
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

而柳柳其容宋南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為陋乎夷之
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言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
其言辭物采之陋而陋之吾不為然也始予至無室
以止茨於叢棘之間則鬱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
之又陰以濕龍塲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
乎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
木閣之材就其地為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
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辨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
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

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軒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篋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鉅繫之術窮。而狡厖譎偽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俟來者。

沱西別業記

一何景明

批叙事歌詞全似漢書

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益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沱出於江。予嘗浮江下峽。所束勢漂疾。淪漚瀾湧。凝泱莫得旁展。旣入荆地。平溢十數里。其勢始得自縱。乃有別出若沱者焉。沱至華容。則蜿蜒迴汶。帶城抱郭。起伏皆自重岡曲壠。相應顯。又瑩澈可鏡。予望慕者久之。乃知其地多秀產。固有山川蔭之也。吾郡守

孫公華容人。問以是語之。公曰。沱之西。吾別業在焉。始吾遊沱西。見其地膏場繡澮。可以稼穡。水有青赤雜色之魚。可以罾網。中又夷爽可構。而湖山四塞。又可以嚙而得也。遂購得之。他日獲鮮宦。將惟是以於。而予者嘗得其槩。爲我記一言。予業也。奇。公曰。是子所云華容秀產也。既公之子世其者。來從予遊。予益奇之。曰。是又所謂秀產也。而愈益信山川之能蔭也。孰知予向所見山川者。固公家物也。公在壯歲。宦至郡大夫。而聲績懋著。向往方殷。未可以言退也。然予

見今之仕者。多以官爲家。而歸則無所。於公乃預有是計。其明達邈有弗可逮也。別業至邑三里。地名三里店。東牆以城。睥睨互出林表。西峙白岳。後爲黃湖。前有湖。曰田家湖。湖之外爲禹山。列女屏障。雜見丹碧。雲烟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所變化。不可訖狀。而公誠有成功引退之時。日處其中。治田灌園。持書訓子。孫暇則治酒。召客相與投壺彈棊。無不可樂者。此固公所先盡於心。而奚俟乎子言也。既紀其勝。復爲沱水四章。他日過沱西之堂。幸歌以

自南詞曰。沱之水清且漣。宜爾子孫。秀且賢。沱之澌。有曰。膺膺。我往于田。其實碩甫。沱之中。其夷可宮。我日以居。裕其有終。沱之外。其山若會。予日以絃。用綏我年。

沱水四章章四句

親民堂記

袁元峯

批袁公之文為一代冠。見全集未梓此一邑中。

武強隸常山郡之晉州。其邑褊。其土瘠。弗饒。其民椎。畜而偏于匱。然而亘恒嶽。時委其精淑。而導之和。東南帶沱。渾之水分。合經紀。而既滄。其沮洳。故邑亦怙。

茲以有植焉。嘉靖歲辛丑。慈人姚子自冬官。即出蒞其邑。迺因俗敷政。順習宜民。不妄動。以駭異其觀聽。既踰月。狎擾教令。群情不攜。姚子知更化驟者。民必缺。猶閔閔焉。審時察變。罔棘其所圖。視理道之蠱極者。釐振之用。是民玩于舊。而樂趨乎其新。及踰年。惠洽信孚。惟上所傳。輟而莫之拂。姚子心喜焉。鳩民而令之曰。夫畫邑。建率。凡以飾新化。機光恢。治功俾民。不彫敝也。是故樹藝極。以明度。彰物采。以辨威。宰之所以能邑。而民風亦振。翹焉。今而邑堂宇。椽弱。慄焉。

就圯頽。將燥濕不可避。其何以植觀。乃茲欲更備規制。以翼而邑。若屬其不我違。慝乎。衆乃從欲。丕應曰。惟君侯亟成此訏謨。以錫茲蕞爾休。姚子曰。順而動。可以果行矣。于是因財揣用。稽力若時。新後堂于壬寅之春。題曰澄思。䟽政源也。復於寅歲之秋。撤政事堂而更治之。堂之舊名為絜矩。姚子易之以親民。達政體也。訖工。將紀其事於石。以遺後。使請其邑人袁子繹。親民之旨焉。袁子曰。美哉。是堂之稱名乎。古人若曰。民吾同胞。親之也。是故聖人昭厲天下。以成其

身。惻癠以茂。夏如傷。孔邇以昌。周載籍之光。融者未能殫采述也。聖神遺曠。蝕古滋豐。長民者。迓其民以伐。有道。牯形骸而蒸。越之。槌提。瑀。毒之。如弗能勝。而睽孤離。逃民亦相率而雙焉。邈哉。民之不親。漸矣。夫君子之親民。與民之親上。所性根于心也。循性以播政。因心以孳民。其幾至易簡而可行也。世之人。泯沒其心性之良。而徒繩民以危疑險峻之法。顧乃擾擾焉。覬其惠。而我親不巳。踈乎。我聞姚子之治武強也。推誠而不一。靜定而不撓。弗後智於紛更。而民知

變弗立威于震懼而民知嚴則易而有親簡而有功
固自其性之根心者達之矣洽于民通于政貫于堂流
鑠于寰宇鏗鑄于金石皆此心之精和也姚子可勝
繫列耶夫姚子一歲而興二堂處孱邑羸民而不動
聲色上下名慙無間言其綜理經制必有超然不
可及者堂凡若干楹因舊規而稍拓之蓋通變相宜
不爲拂民以恣已欲也姚子名漣字維順舉乙未進
士沈毅有大畧浙之慈谿人與予爲同邑云

優游堂記

李夢陽

批工綴悲憤以非愈光不足以當之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比郡李子李子
問曰生何志張生曰含也願爲古之優游者耳然業
名吾堂矣李子聞之感然而嘆曰噫含乎噫含乎張
生曰先生何嘆也謂含竭精以探願邪守藝以俟庸
耶艱關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耶謂驛驛
羈世網終嬰之耶抑桂菊穠榮惜其後時而貞也李
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
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

懼其遺也。於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以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尔休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舍也。少而達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道遙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予是以嘆。張生曰：含罔之，得之不得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

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

世豸堂記

王九思

批世豸名堂陋也。而必以君牙之忠貞司馬氏之文章始覺冠冕。

豸者何。豸神羊也。神羊善觸邪佞。古者御史職觸邪佞。故御史冠豸冠。象其職也。又國有大事，則御史豸冠。朱衣纁裳白紗中單，彈之。明興稽古建官，御史豸冠豸服，法先王也。世豸堂者何。少司寇即墨藍公嘗為監察御史。越二十年而嘉靖癸未，其子田復舉進士，被選為御史。于是鄉國大夫躋公之堂，賀公而曰：

茲堂也。父作子述。世德作求。著實揆義。名曰世豸之堂。于以壽公。明孝而勸忠之道也。記者何。御史君持節隴右。謂其友王九思曰。子爲記。蓋公命而御史君行之。以終鄉大夫之意者也。記曰。昔者弘敷五典。則有若君牙。世爲司徒。忠貞顯名。載諸古書。沉酣經籍。則有若司馬遷。世爲太史。包羅萬古。爲文章宗。舍是而箕裘之。杳似奕葉之。相聞世非不存也。然忠貞于君牙。何如文章于司馬氏。何如故弗列焉。孰知千百世之下。善繼其父。若有若御史君也。往時弘治中。司

寇公爲御史。屏邪進良。畢智殫慮。爲天子輔。當是時。赫赫烈烈。聲震朝野。九思蓋嘗聞睹。積勤累勲。陟于九鄉。至今稱御史者。剛嚴博大。咸歸于公云。而御史君嗣之而興。龍淵太阿。方離于匣。瞻之者。懾聞之者。避于今。稱御史君者。咸曰剛嚴博大。克肖于公云。然御史君舉自童蒙。踰三十年。而後舉進士爲御史。六經諸史。先秦遺書。靡所不貫。發爲撰述。爾雅洪麗。九思往在京師。亦嘗聞睹。蓋君牙之忠貞。司馬氏之文章。于君切有望焉。則其所以繼于公而世其業者。蓋

不獨一豸耳矣。是故爲之記以復于故。且彼夫忠告之意云。

終慕堂記

殷雲霄

批另出一機軸

正德辛未冬。雲霄過金山。金山東城下。大海浩渺。與天無際。夜颺作海水號湧。波濤若從梁棟間過。無論城宇。晨起。雪盈尺。四望茫昧。不復辯海陸。都閩陳君身自迎余。過其官舍。把酒酌余。命侍者歌入塞出塞曲。酒酣。與余小馳馬跨方矢。獵狐兔。別去。余未嘗不嘆

其達。壬申夏。盜來寇靖江。余卧病起。與戰于澄江橋。盜敗去。君守福山港。以書來曰。受命于君。身非已。有。不可以疾怠。事弗違于我。來可日計。不可以勝忘備。余未嘗不嘆其忠。癸酉夏。余改官青田。道杭日。投狀謁諸部使者門。適雨彌旬日。道水流淙淙。余一小僕控馬。數仆復起。衣履盡塗澤。君遇余曰。放子尚憔悴如此邪。雖然。強其所存。勿以物不可必者動于我。勿以我不可致者徇于物。余未嘗不嘆其義。甲戌。君自杭歸省。道青田。不暇交一言。旣三月。君自永嘉

來。纍然衰經。見余拜且泣曰。璠母竟棄不肖孤去。不肖孤又以制弗獲守墓廬。奉几筵。則爲吾父吾母像于堂而永事之。以終慕名。子爲我言其情。繼復聞君割股以養疾。考禮以送終。於是嘆曰。遠矣陳君之孝矣。夫德以孝爲大。孝以遠爲成。則余之所謂曰達曰忠曰義者。其亦有所本矣。夫殷子曰。治久則法弊。弊而得其人。則無毀。今天下之戎政。籍存而不可稽。兵具而不可用。寇起而不可制。與天下者所宜憂也。君世以戎事事。國家今復總戎機于一方。豈吾所

謂其人者非邪。古人云。無忝爾所生。則舜之慕其親。豈直止于聲音笑貌之間哉。或曰。孝事之本也。居之以義。其植弗隨。處之以忠。其意弗遺。御之以達。其往弗滯。

阜民樓記

崔銑

批文凡三節愈出愈奇

張子作阜民樓於浙省治堂後。已病免歸南城。及林慮馬子來。乃訖工。自嘉靖壬午夏午。至癸未冬。期歲又奇月焉。凡省諸僚謀于斯。燕于斯。鑒于斯。其謀以

一政其燕以敦禮其鑿以伐貪今之省合古數國而
一之也浙又上省也其土沃而饒利其民文而錯尚
夫利與害對者也文與質相息者也布政樞于中五
參各宣事於外或棘于名而欲突其赫赫之迹飭兵
不憚匱民已責不難廢禮則衡道決矣冬寒也裘其
左臂而給其右右必痺夏暑也袒其限而襲其首首
必癆雖顛癡者弗爲也裘給之爲服異而養身則均
省猶一身也故政人勿異袒襲之施酸甘殊味而成
羹可否判詞而立議是故善毋惡其不已出也貴宜

民害毋惡其延諸人也貴協加故曰其謀以一政古
者邦相交也則燕盛儀以昭讓賦詩以見志君子有
禮民斯則焉而煩言飭令可屏矣來則迎行則賤勞
則勞送賓而信與杜里好之猥屑放俗音之靡濫采
蘋章其絜四牡固其節皇華廣其忠上知節矣而民
化其慝故曰其燕以敦禮吾聞斯樓也宋秘省之基
也後爲紫薇堂而火十年弗暇葺張子不發帑金毋
鳩民材撤二閣之侈祠而爲之闕之自爲祠削民窬
國之積也其心豈不欲未哉惡成而誅及故曰象焚

於斯居斯樓也。觀其良材而刻楹，音楹而文石，礪土木于彼，其冒惡名于世，卒不得而有之。燕之厚者大亡，富之溢者速奪，為彼人者奚則乎？則君子之操益堅，故曰其鑿以伐貪，是故政舉而平，禮修而敕，鑿明而不漁，下可以阜民矣。張子名息，馬子名卿，俱布政使。

復黃樓記

殷雲霄

批河患非樓之所能捍也。因民之所欲而復之，河不為患，民心悅則天地順矣。

宋熙寧中，河決澶淵，徐大水。蜀蘇文忠公軾守徐，能捍蔽其城，水不為患。因作樓城東門，志其跡，蓋名黃

樓云。樓至今四百餘年，樓廢亦且四十餘年。徐數水

民輒以黃樓不復為恨，處憂以思仁，存遺以明愛，情

感必至，孰使之然。今聖天子正德甲戌，河決曹徐

大水，詔陶武侯守徐，乃從民志，作樓城上，用復舊規。

樓成而民歌之曰：崇墉非桴，莫我坤輿。我適我居，水

不我虞。水果去不為患，感通之道，其不爽如此。夫古

之君子為政一方，必求民所患大且急者而除之，遠

慮以圖安，先事以防危，夫然後可以定民志以成化。

徐居河下流，分徙無常道，則徐憂未可云息。侯惠而

敏。黃樓之復。其將以為之兆歟。殷子曰。為政之道有
二。曰精。曰繼。或曰。一樓復而二善具。無過舉也。夫
務有定而不可遺。道有防而不可立。惟昧者忽之而
弗察矣。鑒往者或蔽于時。舉宜者或難于任。惟怠者
安之而弗為矣。是故審其事之謂精。弗遠其勞之謂
繼。

觀亭記

章懋

批章公時文風未盛猶有渾樸之遺錄之不以其文也

聖天子臨御以來。厲精求治。監觀四方。深燭民隱。慮

岳牧諸臣。弗克宣昭聖化。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於是分命臺憲重臣。撫治方岳。亦古者分陝
之意。時則江浦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實來于閩。公之
始至。剗政之疵。削民之蠹。瘴惡彰善。敷和于下。既道
大行。民用康止。爰命作亭于公署之後圃。名之曰觀
亭。以待蒞事之暇。而宴休焉。蓋取柳子所謂必有游
息之物。高明之具。而為之者歟。然是亭也。非有花竹
泉石之勝。山川林麓之適。而奚以為觀耶。在易有之。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蓋古者天子

親行巡狩以察四方。則命陳詩以觀民風。是之謂觀。有王迹熄。狩禮廢。後世始命大臣巡省以代親行。若漢之直指。唐宋之安撫。今之巡撫是已。是其職固亦宜以觀民設教為事者也。或者知不出此。往往急於簿書期會甲兵錢穀之務而已。於乎。是可謂一道德同風俗者耶。然則亭以觀名。公之志可知矣。閩之人其有瘳乎。夫以燕居閑適之地。而不忘是心。則其來旬來宣咨謀咨詢。所以為下為民者。宜何如哉。雖然。觀未易言也。有所觀。必有所以為觀。所觀者民風。所

以為觀者我生也。彼生也。休戚風俗之媿惡。吏治之得失。皆生於我之所行何如耳。故曰觀我生。觀民也。而可以易言哉。觀公旦者以周南。觀公奭者以召南。觀畢公者以東郊。寧知異日之觀公者不在閩南也。耶。明聖當天。邁迹三五。將隆二南之化。以風四方。而公以耳目之臣。當分陝之任。其可使周召諸臣專美於前耶。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必有賦是亭為公之所芟者矣。庸記此以俟風化之成。

石龍書院記

鄭善夫

批簡潔工緻

石龍書院在紫霄山中。岑崿脩阻。林木莽然。豺虎聚之。闢而居之者石龍黃子也。黃子在京師時。與王湛二子論聖學。聞道之的。乃期作室於幽深。以候二子者共之。余時居吳。吳東南之衝也。得多接士。故得見黃子。繼得見二子。與聞所謂聖學者。歆然自鄙。其平生憤排而歸杜門五載。仍悵悵如也。乃復出山。走四方。求所謂三子。或有以成吾志者。由是尊會稽。探禹穴。登陽明之廬。無人焉。由是東走天台。南入雁蕩。始

復遇黃子。于委羽之阻。以語平生。驩甚。黃子曰。吾向所謂書院成矣。遂借處旬月。晝談夕息。余盡得聞所未聞於乎。黃子其真成我之志者於乎。此學自孔孟而後。千餘年。作者只濂洛數子。其他後志載籍。揭日月而行者。可勝論哉。吾儕幸嗣絕響。今者其會也。然一念依違。遂至沒世。噫。其可畏哉。乃今欲於紛波中定慮。更期三年。裂冠而來。子其虛榻候我。揚子云。在夷狄則進之。在門庭則麾之。余嗣是又不重有畏哉。書院凡五間。中為凝道堂。東曰賞幽。西曰寓遠。其窩曰

原。何。東。軒。曰。天。風。西。曰。空。翠。曰。石。龍。云。者。黃。子。之。先。
在。洞。黃。山。下。有。湖。有。石。如。龍。生。湖。底。水。枯。澈。見。故。云。

江舫記

殷雲霄

批設為問答與王浚川決遁叟述機軸稍同

環。靖。江。皆。江。匪。舟。不。可。他。往。他。往。必。先。涉。大。江。水。之。
行。于。地。者。江。最。巨。舟。宜。于。江。將。無。不。可。往。殷。子。作。舟。
濟。于。江。遇。漁。者。則。問。之。曰。余。以。巨。舟。濟。尚。畏。于。江。今。
子。柰。何。哉。獨。以。溝。瀆。之。舟。日。泛。洪。濤。哉。漁。者。笑。曰。子。
邑。東。即。大。海。海。之。大。不。知。其。幾。千。萬。倍。于。江。海。之。舟。

亦。不。知。其。幾。倍。于。子。之。舟。皆。不。足。以。言。大。彼。業。氣。機。
而。游。六。合。之。表。者。將。不。假。于。物。子。知。之。乎。且。吾。累。于。
口。腹。故。日。離。于。風。濤。然。亦。取。足。于。漁。今。子。獨。何。為。哉。
形。勞。于。務。神。弊。于。謀。事。求。其。利。職。慮。其。虞。其。離。于。風。
濤。也。不。知。其。幾。倍。于。吾。而。顧。以。危。吾。且。子。之。邑。匪。舟。
也。民。耕。素。而。足。以。無。求。于。世。今。則。利。爭。而。情。日。滋。海。
外。奇。巧。浮。靡。之。物。日。溢。于。天。下。窮。民。之。欲。而。疲。其。力。
亦。惟。舟。今。子。復。作。舟。以。自。侈。吾。聞。子。于。邑。修。法。政。而。
民。日。稱。治。子。之。業。蓋。止。是。焉。而。已。矣。吾。將。有。告。于。子。

舟浮物也。天地與吾身皆浮物也。物之浮也。豈足恃哉。安危之機。惟其持之者耳。天地之道。持之者不變。故不壞。余愛其言。可以警余。將復有問焉。則引其舟而去。

許西記

王廷相

批微康對山雖隱而不能忘情於世。此記洞見其

武功。康子不偶於時。優游家居。乃築室于武水之西。以避喧晦。跡因自號曰許西子。許西有蒼林修篁。時花流泉。藤薜獻其華。猿麋候其閒。亦有樵客漁父。時

過許西子。許西子與之道情款。叙古今事變。往來交作賓主。不辭樵客漁父也。時復挾二。三子上終南太。白。臨眺廣宇。行吟涓流。訪幽求濯滄浪。悼往喟今日。夕自嘉。雖鹿門谷口。離群獨往之勝。不是過焉。人謂許西子將自樂而忘世矣。許西子方且修繫抱真。探聖神之化。昭豪俊之業。以自悅慕。未嘗隳思於君臣之際。亦未嘗任情廢業。其為通客。會達官。高人。輒取古今治亂興衰之跡。聖君賢相之業。相與誦講。言及海內多難。每恨夷吾尚父之徒。不生於時。既而拔劍

悲歌。傍若無人焉。浚川子見而識之。謂澣西子未嘗
忘世矣。夫澣西子未嘗忘世。世豈忘澣西子哉。孔子
當春穰之國。席不暇煖。車不停轍。以行道救時爲念。
是故居魯而齊人惧。入楚而陳蔡圍。衛之夫人稱其
聖。鄭之婦人識其異。以是觀之。天下孰不知孔子哉。
知之故不忘之。至于君臣會遇。繫于命而已矣。固非
天下之情也。晨門荷蕢。視天下若將浼已。當時之人
已舉其姓名而忘之。安得而知之。又安得而思之不
忘之也。康子志在天下。人謂天下不知康子。吾未之

信然。乃歌曰。梧桐噫噫兮。鳳其游矣。時命垂整兮。又
何求矣。彼芝薇之可食兮。同其流矣。帝昭明矣。將貴
其幽矣。吁嗟碩人兮。重厥修矣。澣西子取而自歌之。
已而喟然歎曰。予放情於魚鳥久矣。有且死哉。非吾所
知也。請爲澣西記。

西園清隱記

羅倫

批飄灑之趣溢於言外

灑岡以歐陽氏。空坑以文山氏。潤芳籍而流天下。灑
岡之南。空坑之西。毛氏西園在焉。清隱居士英懋築

也。毛氏世家龍城。後徙空坑。若毛孝子仁見知歐陽公。副使公亨甫見知文丞相。世以有聞。丞相起義。元帥李恒追及空坑。大戰東固方石嶺。將軍鞏信死之。先君武岡公被執。文山在危厄間。大石墜得阻。後人名其石曰神石。土曰胡馬伏。成化己丑。倫請告歸。欲拜六一公于瀧岡。訪文氏遺跡于空坑。東西就食。未暇也。又六年甲午。倫友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陳秉常三人者來。乃相與窮山水之樂。探竒獵勝。償夙願焉。因過毛氏西園。時春熙景明。萬物煦媚。配紅

疋白。胎青孕紫。主人肅客酌於花下。柴門反關。俗客不至。幽禽對語。游魚不驚。好山低昂。出沒雲外。居士顧客曰。此吾之所以樂也。夫六一公世于斯而寓于穎。歸老故鄉。卒負初志。文山氏又遭世倣擾。視死如歸。立人極而扶天常。以吾觀之。安土樂勝。二公之心。夫豈遠於人哉。乃不能兼而有之。二公之所不能有者。吾乃得焉。此吾之所以樂也。昔文王靈臺與民同樂。國家涵煦百年。休養生息。吾民衣食乎畎畝。樂生送死而無憾者。非上之賜耶。吾又安可不知所

自耶。三人於是酣飲淋漓。浩歌激烈。林木響答。行雲
低回。各相與賦五言四韻。退。倫為之記。

巡海副使雙華柯公海上平夷寇記 王慎中

批精者不必模擬秦漢

自孔子答衛君問陳之言存於冊。學者習傳。謂軍旅
與俎豆為二事。軍旅之事自有治之。而為俎豆者莫
肯過而問也。由是顛固迂慤。挾其盤辟委蛇之業。以
卑軍旅。而惟弱謹細。不閑於兵。亦卒為治軍旅者之
所懾。倘有能乎彼者。則以為才之兼而已。蓋孔子用

於魯。為夾谷之會。雍容壇坫之上。却萊夷之兵。蒼遂
豚鼠。論者直以為聖人之才鉅而能全。有文事而亦
有武備。卒不知夫軍旅之事。固俎豆之所出。其盤辟
委蛇。而徒以惟細見怵於治兵者。固非孔子之所謂
俎豆也。故夫嚴固疆決。凜乎不可犯之武。乃其兢惕
對越之精。而潛深參伍淵乎不可測之幾。乃其齊戒
神明之用。其約束於節文制度之詳。優柔乎講習論
說之數。而常若三軍之在行。不待鋒刃之交。鼓鉦之
奏。而後有制勝之威。此孔子之所謂軍旅之事也。如

是而偶有伐肆絕忽之後。以有事於兵。而嚴固出於
兢惕。參伍由乎神明。兩軍相接。紛紜於鋒刃。震動於
鈺鼓。檐乎其若在堂陛階序之間。罇壘之逡巡。球鏞
之擊拊也。嗟乎。聖人之學不傳。而軍旅之事。儒者益
擯而不講。援枹鼓。親矢石。遂爲武人之所守。學而爲
仕者。務自詭於儒。以玩安養高。苟自矜重。掩其惟細
不閑之愧而已。此方今之大患也。比歲閩海多警。朝
廷以爲憂。制敕畀按察憲臣以海爲責者尤慎其人。
而福建實得青陽柯雙華公。公之在鎮。值島夷佛郎

機君長。率其酋卒浮海爲寇於漳州。瀕海爲州。而隣
於漳者咸苦其害。而東甌南粵均以爲警。是時天子
方勤卹東南。慨然於洪波之不靖。爲特遣重地制置
浙閩二海軍事符檄下。公委重特至。而督促亦不少
貸。公發策決機。取成於心。所選文武吏士皆得其才
力所宜。形便所向。鼓倡作率。各有怒心。探畫懷中。授
之使往。公爲之出次海壩。增其氣勢。兵出不浹旬。而
薄夷舟之所泊。其與夷戰。不崇朝而克之。魁長徒從。
無一能遁者。盡俘以來。一時蕩平摧陷之功。播喧海

嶺風聲所憺。殆窮日出之域。於乎盛矣。公學乎聖人之學。其獨得妙契。舍去世儒。寧曲支離之見。而一趨於易簡。講究服行。旦夕不倦。所至與學者發揚宗旨。討論歸趣。粹乎仁義之色。道德之談。觀者徒見從容暇適。若無所爲。而警變迫猝。用凶器。臨危事。奇偉之功。捷取而全收。意公陰爲揆謀。秘恠荒忽。人不及知。自有戰陣之學。如衛靈公之所問者。惟其藏之微密。出之深取。有不可得而見耳。嗟夫。此乃近世廉才者之治軍旅。公之所能。固不出此也。觀其洶濤巨浪。稽

天浴日。蒙衝千百。並進班布。雷礮駭發之機。鉞矛決刺之利。無一不具於胸中。而戰休兵偃。廓然無存。此豈秘恠荒忽之揆。謀籌於形勢之間。動乎耳目之頃者之所能爲乎。蓋其以孔子爲學。而得乎俎豆之所傳。故見於軍旅之事如此。信可謂盛也。郡侯盧君瑩。郡丞龍君遂。與龍溪林丑松。遣使至清源山中。屬慎中爲文。以紀公之功。公於是功尤遜。不獨居而推其美於下。嘗以郡守丞贊。協圖議之審。邑令奔走先後之勞。而非三君子之助我。亦未知所濟也。盧侯輩思

以昭公之功而圖其不朽如是之勤上下相與之間
有以愧今之私已而狹人者亦可記也柯公名喬字
遷之由己丑進士爲御史以直諫謫而後起今以福
建副使巡海云

撫寇碑記

王慎中

批以奇文發揮奇事愈讀愈覺膾炙趣味無窮

汀州於閩爲要郡上杭汀巖邑也邑溪南之鄉崇山
達天牙錯距躍壠阪緣巨筭薄密綿其民狎爲非義
獐噬狙攫席枉戈甲禦敵無時風氣所限非性故然

長子育孫生蕃齒盛耳目熟習莫改厥德少視其壯
壯視其老躡危逗幽迺爲盜藪厥有治者不揆其性
不閔其習盜視彼民忿猶聖凶攻擊刻鋸如農疾莠
惟懼不殘民不見德又弗做威旣徂於習且偷其生
鳴張螳怒攘奮踉蹌吏旣讎言民亦毒吏讐毒兩積
交不得已於是溪南之民惡聲膠固歷彌年所湔滌
無跡豈不悲哉嘉靖癸卯之歲郡丞繆侯宗堯移攝
邑事聞而嘆曰安有爲吏而民寔讐在邑所治處溪
之南而視若異壤民之不義維爲吏者之責吾將爲

溪南之民。前滌惡聲。登濟維新。借之大道。發教布令。開以誠心。民聞不疑。選日戒徒。往蒞其鄉。而教諭梁君彥錦。寔贊繆侯之計。而決其行。乃與訓導知君夔率學官弟子。丘道充道南。李如珠。賴榮。先從焉。戎器不除。卒旅不具。雍雍翼翼。冠蓋斯戾。魁首醜黨。部勒有次。稽首馬前。爰崩厥角。扶旌提俛。觀于道周。歡喜歌呼。激越林莽。昔為魁首。今為長正。昔為醜黨。今為編氓。刮癩洗疥。復還骨肉。撥霧掀曉。再覩白日。民視繆侯。如出子寄。孳久離乳哺。一旦還歸。媿戀膝下。始

識慈母。民視梁君。如駭童驕。孺未識衣冠。驟謁。拱揖步趨。盼顧驚喜。吏既誠民。民亦懷吏。周行疆畝。攷閱壁壘。曰。漁爾平。曰。豨爾關。曰。菜爾易。迺犒牛酒。迺給耒耜。迺分麻縷。迺置門塾。男耘女織。各得其業。戶誦家吟。知慕為士。向之盜名。棄去如脫。溪南山川。出垢遺濁。光色發揚。蒼蒼濯濯。嗚呼。是溪南也。在昔若彼。在今如此。烏覩所謂習哉。吏不能以誠撫民。而惟頑之疾。民之不得其性者。可勝道耶。梁君今為泉州南安令。以繆侯撫寇之蹟告余。曰。願有記。余不識繆

侯。而知梁君之言可信。故特書之。貽上杭之民。使勒之石。以詔不忘。

刻招魂章碑石記

王慎中

批叙事雅健詞采燁然

泉之爲郡。東南履海。延袤迤邐。畫岸爲疆。如循衣裾。緣岸曲折盤屈。人營其間以居。對視列島。隱見出沒。煙濤雲浪間。錯落若置碁冢塊。皆蠻人邑國也。無重關。穹壁斷蹊。絕坂之限。舟浮水面。負巨颿而行。日可踔數百里。島外諸國。皆有奇產異物。珍瓌恠詭。邀利

忘生之夫。枕席大險。以年鉅贏。故泉之盜患。莫劇於海。嘉靖貳拾貳年夏。伍月。盜犯深滄鎮。深滄於緣岸之居。聚人爲衆。而據地爲固。民相率糾義以禦之。吾郡別駕陳少華公。方司郡檄。督捕至海上。聞深滄之民。將率義禦賊。檄而許之。民旣奮於義。以相保聚。比得公命。益堅且奮。盜聞不能勝。獲其魁首。殲其黨。奪其舟兵。盡島外諸蠻也。吾民聞而死者二人。傷者亦若干人。公親爲撫。猶勞定。振護調給。民皆洗瘴刮癢。迅踊而起。忘其爲創也。又哀死者之不幸。爲賦招魂

二章以祭之。民之闕而不死。與不在闕而存者。雖有智有愚。於公所賦之義。或解或不解。莫不感誦嗟嘆。激於脾肺。播於齒頰。謂公之能用我也。自農不爲兵。而攻刺擊殺之事。不任於民。而死者又人之所甚憂。難者其所難犯。世之患盜者。固以無可用之民。視盜之猖披潰決。莫能措一籌其間。其亦未覩公之事乎。庠生陳邦奇。深滄人也。所謂智而能解其義者也。將摹公之賦。刻諸堅石。以繫其民不忘之思。而乞記於子公詩詞闕富。妙麗絕出一時。所爲招魂之章。酷似

楚人當別行於風騷之場。子故不論。而獨著其能用民以備禦者。以授陳生。使歸刻焉。

靖江縣記李公禦寇事

殷雲霄

批雅徒似柳柳州

閏月辛卯。寇次徐山。癸巳。太守李公至江陰。靖江民來告其令曰。江陰得李公。可無害。吾邑其何恃。吾且逃。令諭之曰。李公仁足以得衆。威足以懾遠。寇其敢舍江陰來。其無恐。旣而寇果不來。穰七凡。寇復自楚來。民復來。曰。日以李公寇不來。今李公不來。寇其來。

吾且逃。今日李公急于民者，其何不来，其無恐。是日李公至江陰，寇過靖江，不爲害。民復來曰：李公活吾民，民何以報？今日汝知李公活汝于江陰，不知其活汝于靖江爲多。日寇且至，義勇之感激，甲兵之整飾，要害之伏密，皆李公先事之教。吾令得奉行之。茲汝未必知，皆曰然。曰：汝知李公活汝于兵，不知其活汝于政爲尤多。自李公爲常州，吾邑其有苦于奸橫于徵繁于役枉于獄者乎？抑亦有憊于途，漚于行，暴于鄉者乎？皆曰無有。曰：茲皆李公之政。吾令尚愧奉行。

之未盡。茲汝亦未必知。皆曰然。曰：李公政之善于汝，父且多。汝尚未及知。一活汝于兵，則思以爲報。茲豈李公之心哉？李公之心，欲吾民皆良于行而無艱于食。汝其歸，父詔其子，兄率其弟，俾無遺。加于田，無遺行于家，以爲李公報。其可。於是退而朝夕祝曰：吾願吾李公子若孫，皆若吾李公。則復來曰：吾固知吾無以報李公，心則不可忘。吾儕身親其政，尚未及知。况吾子孫，吾令習于文，願記其事。傳示吾子子孫，俾永永無忘。吾李公以爲報。其何如？今日然。

紀周太僕遇寇事

鄭善夫

批熟讀韓柳叙事自類

辛未春三月。山西行太僕卿周公某如太原。遇賊于朝歌。變至。令妻子緹垣而避之。賊執公需馬。射公中脅。公創甚。正冠堂上。抱天子誥勅。矢死以委之。時脅者百至。公亡屈也。俄有朱千戶者。渠魁也。覩公肅其鄙。曰。朝廷大官。何得無禮。劫公行。不可。曰。不去。群小無知。慮有竒巧。時縣尉曹安亦在虜中。固請從之。賊重公。居之樓上。命主者為食。覓醫為藥。其所以尊

而衛之者甚周。公意其無他也。以義讓之。賊勃然起。曰。吾豈願至此哉。吾為賊瑾驅耳。公曰。瑾既戮。曷不改圖。曰。噫。吾無生之門矣。既而紆其鄙去之。謂曹安曰。吾不衄此城者。為好官在也。而謹護之。公妻子既出。亡及物。有復生者。迎而施舍焉。於是乎俱免于難。噫。竒哉。余時正阻兵淮北。寔詳公顛末。以為變亂中美談。且聞公所以滅賊之策於人人。扼腕久之。山東群盜。不過狗鼠之雄耳。身無頓節。無律為合而起。志不在大也。襄隣相驅。乃醜此大患。朝廷鑿凶門。命

將出師。散中帑錢幣。不下數百萬。連五六年。而卒借
徼外之兵。然而山東西兩川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
死者十五。僵尸成血。流血成川。使天下悔禍有隱憂
者矣。國家養公百餘年。糜以好爵。格以重祿。章縫之
流。平居長節。充言炎炎。一旦倉卒。棄城逃生。甚有驚
陳賈敵以僥其身者。吾見其人矣。介冑之士。食恩累
世。積威蓄銳。以竦用於一朝。廼聞風而靡。猶豢者忘
意於膏梁。卒見鼯鼠。反布而遁也。否則幸禍以徼功。
養蒙以邀賞。視芟民命。猶棄草管。然彼何心也哉。

從吾道人記 乙酉

王守仁

批董蘿石文溺於詞章一聞陽明公之教而漁
然悟焉精金點鐵胎骨俱換奇哉

觀此。記陽明子一生
學問。畢見觀董蘿
石
令人奮然起者。亦好
學之志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
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
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非笑之不顧。以
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遊會稽。聞
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
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
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稱

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口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中間不能以寸也。幸此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於夫子而終身。

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誥。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

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來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教。卒歸於危頑。鄙倍。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弟。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耶。苟

惟理從而。不難於屈下。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曰。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為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遊於

善海方之慢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善邪？吾方揚馨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之所好也。不慈不孝焉。

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之所好也。不忠信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善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

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為既
晚也。克蘿石之勇其進於道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
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陽
明山人王某書于第十一洞天碧霞池上。

玄溟子記

徐禎卿

批玄溟子記謝氏世睦記當於黃初文人中求
之昌穀不死豈直頤頤何李而已

玄溟子居海之濱。觀於洪蒙決漭之墟。察天地日月
星辰之運。潮汐盈虛之度。於是仰而遊。頹其以嬉。忽
乎其若喪。已而于于乎。熙熙乎。若將有執焉者也。居

四十年。學既通。始為仕。仕為州司。為州司必僂而趨。
鞅而籛。蔭玄溟子不以為戚戚也。廷辱而大詆。出於
污瀆之中。不以為辱也。或譽之。不以為能也。被以
不祥之名。不以為不肖也。屈而不縮。和而清。出而不
怨。汪乎其自肆也。其斯為賢矣乎。徐先生曰。大矣哉。
玄溟子之觀也。夫道惡乎已。今夫糾方而衣綠。群居
而誦聖人之言。仁義之故。索稿簡。析句讀。窮年而呻
哦。以樂道也。此無異求形於木。備人也。詩人之詞曰。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曰。言其上下察也。仲尼亟

稱於水曰水哉水哉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伏羲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亦以觀諸鳥獸之與天地之宜
夫道者載天地而不為大入毫芒而不為細淵乎希
行寥乎希轂邈乎無涯涘故夫道者烏乎不在也唯
善觀者為能大之循流而達順壑而趨不為戚戚不
為忻忻也是故體道之要在乎大觀玄溟子其庶矣
乎夫物窮而後見玄溟子之觀不窮則不能知其大
也君子謂玄溟子得水之蘊執水之用玄溟子既擯
世將隱不欲著姓名故不書系曰維昔莊生放言自

清託乎北溟齊物達變混芒以藏其貞達者貴之作
玄溟子記

謝氏世睦記

徐禎卿

批

昔仲尼論次聖賢之德稱泰伯之德至矣余生吳中
去泰伯二千餘年登仲雍之丘望泰伯之鄉愾然猶
見其人又降觀於俗其人美而遜說而文巽而不教
泱泱與其有泰伯之遺風乎又尚考諸記傳得季禮
伯通之徒曰非泰伯其何以及此又退訪於忠信仁

讓之士得世睦之族二曰范氏謝氏范氏希文之後也顯於志余故不表表其微焉謝氏者其先陽夏人也唐末徙吳越始祖崇禮為中吳節度推官子濤嗣入宋為太子賓客濤子絳嗣為知制誥絳子景初嗣為大理評事景溫寶文閣直學士景平秘書丞大理評事景初子載補太廟齋郎載子蕃子昭昭嗣子寬次實實子東由崇禮至東凡九世更吳越涉宋歷元而世不衰由東而來凡八世世居於吳樂安里卑無高門重輿聚子姓婦女以居竈不異薪帑不異財鷄

大不異食庭無間言驩如也然吳人稍稍知之不為大章暴於世君子曰甚矣俗之衰也今人朝秘褐纓冠夕達於閭邑誦於天下發婦死志仁人死孝蓬艾隕而弗明此誰為重輕者哉自文武沒而大道隱人慕功利而薄節義耻仁讓一尺之帛兄弟或毆而褫乃敢謂共室家亦曰於世世邪或有誦詩書秉節尚聞先王之風而興者此其人不足尚哉曰彼哉矯飾情耳其何為勸乎余憂乎文武之道其廢廢乎將不可振也於是次其世之賢者著于篇以俟乎後之

人。依字佑之。逸士有道風。文彥字彥達。毋老有目疾。每抱持以行。事兄甚恭。平生未嘗異服。食源字以澄。凡歿事嫂有禮。臨終著遺令。言甚長厚。會字惟真。兩試進士不第。有文。與弟朴甚友。讓並早世。二婦盧陳。皆不二操。昂字明仲。以孝友稱。

鄴守閔雨記

崔銑

批全類公穀更成一體

五年春王正月不雨。二月不雨。三月乙酉鄴守零。籲于群神。丁亥雨。四野播穀。暨菽麥大熟。自穰七月不

雨。至於九月朔翼日壬午。鄴守零。籲于郡神。戊子雨。民大種麥。歲豐。說者曰。不雨何以再書。閔雨也。閔之者。有志乎民者也。守之夷視民者多矣。故賦緩供。後失期。必亟督之。舍是亡亟焉。一月不雨謂之乾。再月不雨謂之亢。一時不雨謂之槁。槁則稼有害者矣。一稼不登謂之乏。二稼不登謂之匱。三稼不登謂之饑。饑則溝有瘠者矣。故守莫大乎閔雨。兩何以書。著徵也。有志乎民者。天歆之。錫之霖。以慰其懇懇切切焉。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守偃然民上。以縱其私而

莫之咎。亦豈其使良守。焦然于晝夜而莫之咎。寧何
以書。錄政也。鄴守罪躬檢事。大施已責。損膳惡服。禁
酤徒市。出滯獄。削冗費。禱以心也。非祝史焉事。應以
實也。非幣玉焉供。是故浹日而雨。桴落而聲發。形進
而影移。夫念至微也。天心格之。况德積而升馨者。與
善可通也。則反乎是者。其能揜乎。故君子處隱如顯
者。有言哉。鄴守者為誰。陽信馬子。字忠夫。

鄴守馮侯閔雨記

羅玘

批叙得閔雨之狀如此真可感格天心矣

弘治己酉。尚書穰官。即四明馮侯出守維陽。越明年
庚戌。淮南北環數郡。入春。徂夏。且不雨。揚前此二三
年。亦不甚雨。積暵。漕渠中。惟淤泥。兩許陽塵。輓卒鞭
牛。曳繆。盪舟泥中。日不過數十步。綱運大阻。民盡縮
手。不稼穡。亦向萎。嗷嗷登聞。四境昏動。曰吾其萃乎。
什七。曰母戚。我侯仁者可恃。什三。而不知侯之心。已
若割刃。特未言也。乃四月壬辰。出舍外閣。厥明。即城
隍祠。用祝幣告灾。退決辟之疑。滯者。罷役之得已者。
興發賑貸。以次繼舉。入閣蔬食。思所缺失。吏民無得

肉且酒。肉且酒者。謂五月乙丑。復即祠。要神出。矢言已。乃置壇于祠。于菴。耆觀于天寧寺。于司徒廟。凡爲壇者四。壇用黃冠典觀。浮屠典寺。巫典廟。俾各蓋誠于其鬼。焚香笑炬。費一不與。縮日昧爽。壇一週。暝復然。戊寅午乃雨。雨不終。飽風自南搏之。虹見。雨止。侯自是公移庭。參外。必即壇。令廛之民。祀龍。聚童。呪蜥。蜴。其前。率屬吏于其後。拜之。凡十餘日。戊申又雨。旁邑如法。昏黑雷霆。聲勢若至。已而寂然者幾月。民已知侯之可雨。即不雨。可移粟。不草視其身矣。然侯志

必雨。六月庚子。即祠出。矢言。激神益厲。罔恤患害。左右至。吐舌不忍聞。黃冠浮屠。役術益急。巫言欲自焚。侯日跼蹐。或不知飲食。體貌羸惡。如餓夫。又如上炭。蓋暑侵其肌。憂傷其裡。此疾徵也。日猶拜如常。迄不爲解。七月壬子。質明。大合僚吏士民。免冠徒跣。自城隍祠步三拜。一至司徒廟。約餘十里。冒赤日。口鼻俯呻。熱蒸熏。暈屢僵。灌以藥汁。起益虔。視眊則血染裳衣。比入廟門。雲合晝晦。雷電以風。大雨猝至。平地水深數尺。癸丑又雨。至乙卯始霽。漕渠水潏潏。舟縷縷。

魚貫比進。郭外聞鼙鼓。聞闐與旁邑。接侯之心。則舒體實疲矣。且侯以身爲國。爲民與旱灾。角角旣勝。自分當然耳。無它營爲也。而却之鄉進士。邵溥輩作喜兩詩。以予適在賓館。來曰。願有述。予旣以疾辭。江都知縣長安韓旭。復狀侯閔雨來督記。旭曰。此民志也。否則相率譁至。擁舟奪行。非便。旭與予同舉順天志。遠而言信。丞魯英主簿馬進言亦然。故書若侯之政。當入大書者多。此未可窺侯也。侯名忠。字原孝。松崖其別號云。

遊北山記

鄭善夫

批記本柳州而妙處更多自得

北山去黃岩澄江六七里。至山之樊。巖石業窘。有洞穹然。曰小有空明。天每風則聲從中出。復曰天風門。山以洞勝。故復曰靈巖。巖下有瀑。其聲淨淨然。注爲川。昔朱晦翁與杜方山南湖講學其上。以川之狀與樊川爲類。故名曰小樊川。後有杜清獻杜司農者起而張之。故村曰杜村。巖之上爲嶺。曰招仙嶺。東轉爲厓。縣水百餘丈。龍穴而淵。曰龍厓。厓下有亭。曰杜公。

亭。上。有。谷。曰。芝。谷。氣。和。則。紫。芝。生。之。谷。折。而。陁。青。壁。嶮。岨。泉。涓。涓。出。石。罅。爲。少。谷。亭。又。西。爲。鷲。峰。峰。益。峻。林。木。益。繁。凝。紫。出。天。畔。北。瞰。赤。城。南。臨。雁。蕩。西。望。括。蒼。東。極。滄。海。之。隩。復。名。曰。紫。霄。水。其。如。飴。其。源。出。峰。頂。一。泓。顯。伏。不。常。即。志。所。謂。影。迹。潭。是。已。葺。蒼。之。交。黃。子。書。院。在。焉。余。特。東。遊。訪。黃。子。居。再。信。遂。定。北。山。之。約。窮。高。極。深。復。居。再。信。時。大。雪。壓。山。風。蓬。蓬。振。屋。猿。狖。晝。嘯。熊。兕。夜。號。余。與。黃。子。披。氈。衣。兀。坐。藟。仞。之。表。伐。松。枝。燒。帽。杓。參。訂。周。勃。仙。仙。如。也。於。乎。自。余。結。

髮。遊。名。山。川。四。美。二。難。往。往。不。相。值。間。或。相。值。矣。其。有。如。黃。子。者。乎。時。艱。歲。徂。窮。荒。遠。海。能。使。余。安。淡。寥。而。忘。羈。紲。者。誰。歟。吾。聞。之。馮。危。履。艱。以。居。仁。也。余。遊。北。山。於。黃。子。得。鍊。性。之。道。矣。同。遊。者。芝。谷。子。空。明。山。人。赤。城。林。益。菴。

遊清源山記

王慎中

此文從南豐而縱橫氣勢實邁之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而。窅。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

皇日...
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
登峴山。以臨漢水。至於參佐相語。悲咽。撫然而罷。何
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睠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
忽然去之。而死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
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
易泯。撫當身之權。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
而哀。以身為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不
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
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為

快何所不得。宜其燕得於山水。而牛山岬首之勝。反
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
有喜功名之甚。冀於垂求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
江。履巖岸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
且為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厓翠壁。發舒氣象。而凌
薄光景。亦導夏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酣
乎。秦佚之驕。羨倦乎。勲伐之勞動。思取樂於山水之
間。以適耳目之娛。卒求湏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
其所都厚。與所挾之高。起於濡戀矜顧。而然耶。富貴

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可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
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往往
撰肴酒躋山之顛。就余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爲遊。攀
援險絕。探討幽竅。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爲恡也。顧
視其踣踣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儼。從
峴首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
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日淺。而
頑拙不適用。曾無穰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爲濡
戀而無所可懷。欲爲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
卒爲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
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欲窮。知而於天下之樂
猶存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乎。而君而烜
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魁乎爲一代之元。卿者猶將
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所取其
亦不爲少歟。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登平遠臺記

宗臣

批宗子相文因學史遷填或盡虎獨此記灑落
可愛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卽所謂鰲峰山。

也。山故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八閩十朔未登也。蓋以
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
又折而東。登鰲石亭。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
仰而思已。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嘆。宗子曰。嗟。客平
客聞其說。余恐客之投觴于地而莫余飲也。夫閩者
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于疇
而商歌于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
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
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

起也。南睇於江。故里嬾日。濯錦絮其中者。今徒兒飲
馬矣。西瞻烏石。蓋有鍍甲礪刃。鼓笳鉦吹之聲焉。此
闕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怨讟盈道也。且千
里之內。亡者未葬。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
念之。吾不知汗之溔溔。至於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
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夫君子之謀
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帝心常在萬
里。而民瘼克克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整沐
矣。客乃欲吾覩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

為嘆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皇祖乃命樓
 船將軍從大海徑搗其穴空之。帝謨烜赫日月同
 炳也。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醜夷往
 往載海關我。此視皇祖諸臣如何哉。吾嘆之實愧
 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
 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為客記之。以後世之登斯臺
 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
 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為之記。

皇明百家文範卷之六

土集終

為嘆也。昔元臣提綱之險以抗我旅。皇祖乃命將
船將軍。從大海徑擣其穴。空之。帝謨烜赫。日月同
炳也。乃今策事之也。雖不能設一奇制敵。而驅夷往
往載海關我。此視。皇祖諸臣如何哉。吾嘆之。實愧
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
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為客記之。以後世之登斯
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
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為之記。

